

南湖舊話卷三

雲間李延是辰山甫著

孫尚綱補撰
七世漢徵引釋



後學張應時虛谷校刊

同邑吳祖德怡菴同閱

陳茂州素工書時雲間徵辟者日衆擅書名者多貴顯
陳亦在薦中供事文華殿上一日見其所書鶴鴒頌諭
之曰爾書均停不佻不迫通之政事必能治民會蜀夷
初定乃以陳知茂州民服其政

陳敏永樂中以能書徵除知四川茂州宣布德意莫
不感化秩滿州人請留陞四川左參政仍掌茂州事

卒民立祠祀之。松江府志

談侍郎長身豐頤，瑩然玉立。初觀政吏部時，鹽山王忠肅爲冢宰，風岸孤峭，意輕南士。見之瞿然曰：「東南何易得此人。」因授驗封主事。

談倫，字本彝，上海人。天順丁丑進士。忠肅見之，授驗封主事。歷員外郎、中。英廟每召見忠肅，輒以倫隨。上問之，忠肅以名對曰：「臣老矣，於聖慮恐有遺忘。此郎代臣志之，且其人可信也。」上因欲大用之。忠肅謂倫年少資淺，遲之。他日未晚，後擢應天府丞，尋進尹。改北工部侍郎。吏部志

李恒齋世居上海竹岡，雖爲單門，而羣從咸稟禮法。適張東海過其疎族，恒齋偶至，因留陪款，帶平頭帽，穿素布直裰，溫然而入，從容安雅。東海使叙雞豚，話桑麻，則條理秩然，可供筆記。東海竊異之，歸告其夫人曰：「李君長者，而廣額豐頤，其必有後，願爲婚姻。」夫人從其言，竟以女字其子桂軒。始開家塾，詩書馥郁，爲東浦之望。

先是李氏世居竹岡，惟事耕織。張所生子始讀書，今爲巨族。屯部南湄，昭祥、刺史、見汀、安祥、大參、約齋、伯春、太守、易齋、叔春、孝廉、元同、南春、元亮、繼佑、鏡始、繼元、書載、繼厚、仙植、之楠，皆其後也。今兩姓子孫執中。

表之禮甚謹

錢鶴灘初會試謁李西涯學士西涯曰適有索司馬溫公像讚者不能盡意見可試為捉刀中有拔茅連茹公之在朝青苗變法公之在野公之再起是為元祐公之云忘是為靖康數語西涯覽之拍案曰世間那得但以時藝重君已而禮闈廷對俱第一

昔張西鶴欲從陸文裕公學書文裕命面寫一帖張卽懸筆疾書文裕曰學書亦貴有膽然後能出入古人爾輒向老夫揮灑似有膽少許因不吝所得示之

張德讓號西鶴華亭居唐橋里弱冠補諸生工真

草後以跛足艱行作病鶴賦以自况遂絕仕進之念

乞書者至每微醺乃始含毫令二童子手曳於前不

使着几案一揮而盡無子詩篇散佚可惜也雲間志畧

童漸川少清羸父靜軒翁不欲其竟學御史徐南湖有愛女方擇配一日過靜軒見公卽試以文搖筆立就南

湖拊掌曰非爾子莫能當我婿遂納公甥館

徐南湖擇婿至各書館遍閱生徒得錢志學年十二

三歲已能行文第其家貧甚錢又孱弱南湖一見卽

贅之弱冠登嘉靖庚子榜作家有富名後司理歸德

拜廷評年八十餘卒其擇漸川也又從病得之世以

貧病輕人者可為猛省。雲間雜識

富春山少即聲噪膠庠。鄰有大賈方擇婿。其家館師某以公囑之曰。此君不特富貴。兼具風範。必能師表一方。賈笑曰。秀才而如其姓。已為僥倖。何論其餘。意蓋不足也。老友錢公達聞之。罵曰。欄猪圈豚。何由知范文正之識。鄭公乃別為執柯。公後果第進士。居官所至有惠政。鄉里尤服其儀範。

宴元獻謂范文正公曰。吾一女及笄。仗君為我擇婿。范曰。監中有舉子富臬。張為善。皆有文行。富修謹。張疎俊。他日皆至卿輔。宴即取富臬為婿。後改名弼。即

丞相鄭國公。東軒筆錄

徐文貞初補諸生。謁顧文僖公。公一見之曰。臺閣間自宜着此人。因留午飯。酒三行。文僖曰。近製得酒籤四十。每籤飲酒一杯。君固不用辭。各至三十盃。文貞不能飲。逡巡欲辭去。文僖微笑曰。請少坐。余自竟之。籤完。索飯送至門。珍重而別。

東江先生一飲必百盃。然未嘗見其醉。每盡一杯。則於手背旁一捋。恐有餘瀝也。故至終席。桌上與盤中無半點沾濕。叢說

上海諸生楊東濱春興詩云。薔薇枸杞滿庭栽。靜掩柴

扉畫不開。蛺蝶不嫌春色少。隔牆飛去又飛來。有聞之郡守于公。公甚見稱賞。後為訟株及于曰。爾非詠薔薇。枸杞滿庭栽者耶。襟懷如此。那得干與俗事。置勿問。

海邑士有楊學禮者。別號東濱。少負文學。竟落魄不第。與家君為忘形交。兼葭堂雜著

張益甫家貧嗜學。其親世農家也。見鄰有為府椽者。衣服鮮好。命益甫曰。求官不可必。而椽可必也。益甫即為椽。廉潔自好。嘗以古人勸勉同輩。一日遇陸文定公於僧舍。文定頗知其名。問之曰。君所讀何書。益甫拱手對曰。某聞人讀莊子。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非曰能之。

蓋嘗從事斯語矣。文定嘆曰。人弟知嵇生好讀老莊。重增其放。

陸儼山子楫。多病。而未有孫。意頗憂之。乃置酒大會族黨。陰求可備為繼者。陸三山疎屬。又酷貧。乃最後至。時甫十歲。布衣草履。禮畢。隅坐。飲食自若。儼山問爾能牧羊未。對曰。饑飽得時。稍不馴。颺鞭而未下。如畏則已耳。惟力不欲輕用。否則着意捶其受痛處。使服我勇。雖猛不啻雄犬也。儼山大喜。遂蓄於家。及卒。梅夫人竟以繼楫嗣。

陸郊號三山。文裕公嗣孫。以蔭起家。都察院都事。臺

長以鄉世族少年心易之及議事鄉援引典故風發
泉湧始肅然改禮焉後陞石阡守石阡古夜郎地苗
獠雜居徭役龐雜鄉做吳下條編之法著為令吏民
德之郡僻陋無書鄉家輦經史教士始知學又播
囚思亂鄉為密勇角距其謀遂息請告歸家居二十
餘載內行醇備無愚智皆尊禮之上海縣志

于鳧先在屠公名赤青浦署中一日賞菊屠請徵事鳧

先得二百餘條屠少其半不無色阻于引滿曰足見明
府君加於古人一等屠問故於曰若非明公愛才出於
至誠某何不少匿其餘屠亦引滿曰後來必有傳余二

人佳話者相與轟飲遠旦

唐仲言五歲喪明問兄師誦誦仲言輒能默記眾大異
之父乃授以經史無不成誦陳徵君曰人對仲言乃覺
大帝之五官無權古之異人廢心而用形今之異人廢
形而用心

先生名汝詢別號西室華亭人太守許周翰延見賜
粟帛醴使者修齡楊公旌其廬曰耳學淹通鄉評錄

仲言著唐詩解大約取高廷禮正聲及李於鱗選而
稍益之其詩計五十卷精汰諸箋附以己意典而覈
裁而文既不楷擊古人而鮮遷就附和之弊陳眉公

董宗伯崇禎時致仕嘗用深衣幅巾。延接州縣郡侯方
禹修極嘆公有古士大夫風範。宜其筆下無一點塵。朱
考亭五百年後喜獲同心。

宋晦菴晚年居考亭。便於野服。榜一帖於客位云。榮
陽呂公嘗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閒居野服
爲禮。而嘆外郡或不能然。其旨深矣。某衰朽無狀。雖
倖叨君恩。許致其仕。前此或蒙賓客不鄙。下訪。初未
敢違。援此例。便以老大自居。近緣久病。艱於動作。屈
伸俯仰。皆不能自由。遂不免遵用舊京故俗。輒以野
服從事。然而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止之涼衫。自不爲

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爲禮。解帶可以燕居。免
有拘牽纏繞之煩。脫着痛疼之苦而已。切望深察。恕
此病人。且使窮鄉下邑。得復祖宗京都舊俗。此亦補
助風教之一端也。至於筋骨孿縮。轉動艱難。迎候不
時。區區之意。亦非敢慢。并冀有以容之。爲大幸也。

高九畹知穀城。獎拔多名俊。方岳貢在髦年。高見其文
異之。以布爲贈。曰。君名位等於江陵。情僕非東橋。無金
幣相贈。此家機也。君如富貴。幸識我寒素意。及方知松
江九畹已卒。展墓修敬。曲存感激。亦矯情拔俗。在郡十
餘年。僅供餽粥。

高洪謨字九晚萬厯壬午順天鄉試第一由太平教諭遷穀城令有善政

上海縣志

陳軼符僧服杜門有秦人曲生自言宋將端之後願得北面軼符再四辭之曲請愈苦及見軼符曰菰廬之中豈少陳人生曰吾聞師儒之席不拒曲士軼符嘉其對敏竟通春秋易傳而去

夏存古童年好閱邸抄便能悉其首尾一時嘆為奇童徐闡公來晤適瑗公頭暈先使之出拜闡公與談千餘言存古酬對多作常語而自然抑揚可聽闡公既出其師某曰奈何不出入經史畧標才藻對曰昔管公見單

子春猶能少引聖籍多發天然小子何敢作餽釘伎倆唐突先輩闡公聞之曰後生中有此人我幾社旂幟所嚮天下雖多才亦未易竭其輪攻也

董漸川艱於子終日不樂或言設有子而不肖正不如無子為愈漸川曰君此言得消幾州鐵縱生豚犬人猶說此董漸川見不然一行長松茂柏間齒牙可勝寂寂有一侍郎兒謂余云吾信必無因果故生平行事動為迂儒切齒然夢寐中亦自謂過差使有子而相似人必畏其濟惡使更進於我則相怨彼蒼之無知吾豪俠之名愈顯即至不肖為廝養所夷賤矣人將曰

次不見而父耳吾猶託人齒頰間不然三十年後遂
與草木同腐此說正漸川同意而趨向善惡之途不
同故曰子孳也善人之子孳善惡人之子孳惡請人
自擇之而已鄉評錄

嘉靖庚子萊峯七作浩瀚後場援古證今雙行謄寫主
考以其好爲馳騁竟置之後科適患羸疾勉終場事十
搃二三遂爾得售嘗告人曰周萊峯一生吃着不盡處
豈知爲病魔所壓便得如許受用設欲竭吾囊底中物
急切必無售主科名盡如此天人之際難言矣

金同蓮生平嗜書至病亟給諫張白灘來候見同蓮猶

撫卷不輟因語曰書亦有負兄處同蓮昂然對曰是我
負書試問一生能七穿八穴得幾冊子

墓志君諱憲周字子修別號同蓮家世華亭考諱延

柱號研江有文望沈鳳峯撰

徐伯臣念徐氏多單傳每見他姓聯鑣並轡輒有不樂
之意嘗出村中聞一老媪曰朽木乍生芝草卽光艷漸
消木質愈朽昔之爭相傳道者皆棄而不顧不知芝草
是生好是不生好伯臣仰天久之嘆曰恰好與司馬溫
公富鄭公輩作降氣丸但吾儕未是芝蘭之秀

王少參年已望九猶丹鉛滿案有諷以齎養者少參作

白眼應曰使飽食無事。狼籍歲月。倘見一老蠹魚。誰為我施十重步障。

王元翰名圻。號洪州。上海人也。歷官少參。最為優蹇。然公不以得失徑懷。著述甚富。說者曰。公學不標知行。而見解實踐。直接沫泗之傳。年八十有九。無疾而終。雲間志畧

公纂輯續文獻通考。稗史彙編。周禮全書。動以數百本。鄉評錄

馮元成往黔中。畜一鸚鵡。眾婢使鸚鵡呼其妾為夫人。元成聞之。誠鸚鵡曰。此後勿得乃爾。鸚鵡即聆元成言。

婢復誘之。終不能移。抵益陽。忽大雪。妾不為顧。鸚鵡竟死。元成嘆曰。直如弦。死道邊。鳥亦然。葬之官舍。范機令有鸚鵡冢志。

馮時可字元成。南江公第八子也。隆慶辛未進士。累官按察使。著作甚多。不問生產。設席嘗問鄰家借椅。桌凡潤筆多散流。輩其道貌落穆。說者謂其下筆輒有風霜。鄉評錄

姚尚書初入館選。是時同鄉徐文定光啓。張侍郎彙連。舍讀書。議論甚相得。上慎選臺諫。公慨然曰。與其着緊鞋襪作宰相。不如得一昌言於梧垣栢署間。就補吏科。

給事中

墓志公諱士慎字仲含號岱芝國初家平湖至怡善公贅於南陸里張氏遂籍華亭怡善公生五子長南汀公次北田公南汀公宦達長子龍津公無後立北田公孫為嗣曰少津公生六子岱芝其仲也萬曆甲辰進士累官南京刑部尚書南汀名參正德庚午舉人工部主事龍津名能嘉靖辛卯舉人累官僉事崇禎季年寇盜充斥有請凡遇縣缺必補進士以其才長於舉貢也許太僕閻邸報嘆曰如此則耕築之間必無伊傅使賊畏高科則江左夷吾所至林立吾得以高

枕邱壑夫復何憂

太僕名譽卿字公實別號霞城華亭人萬曆癸丑進士立朝不避權貴廷杖歸宏光朝起太僕寺卿鄉評夏考功自縊於舟報至陳卧子所卧子一慟幾絕嘆曰環公自是令僕材一朝騎箕吾何堪獨存面目使天下人士猶稱陳夏

二十年來金石期誼兼師友獨追隨冠裳北闕同遊

日風雨西牕起舞時志在春秋真不爽行成忠孝復

何疑自傷舊約慚嬰杵未敢題君墜淚碑卧子會葬詩

陳徵君晚年有一童聞徵君對客言衛濟川蓄六鶴日

以粥飯啖之三年識字濟川簡書令鶴銜之從無謬誤其童卽面赤云然則吾啖主人粥飯僅供灑掃愧不如鶴執役之餘取海篇識遍口念手畫不差一字徵君知之曰吾所不如因名曰陳編字觀海

陳乙先爲上海高才生崇禎壬午天下大亂將鄉試乙先盡焚其所作謂人曰當此時上猶以八股取士士猶以八股應上譬如人不久氣絕當訣別妻子而猶作不知痛癢語真是可憐憫者乃棄家出游不知所終

乙先名夢甲上海學生父號鉅鹿萬曆癸卯舉人爲人落拓有才累唾棄流輩醉後嘗以儒冠擲道旁曰

人生不幸沉溺此中不青不黃苟清夜自思於古人坐處誰堪插脚桐窓隨筆

周象圓少好學負奇氣一日市歸拍案數四家人怪之周曰出門所見士紳豈但木偶蒙金內外交証非若輩所辨但向河北讀孝經死無日矣不食者輒旬日

周規字象圓少好學有奇氣崇禎時匹馬走京師上書言邊事不報拂衣歸里賦詩自娛家無擔石喜酒好客風日晴美袖飯釘至水木清華處呼所知泥飲飲罷仰天悲鳴以此終身上海縣志

薛更生年八十作孝經通箋稱陶靖節在晉宋間不忘

留侯五世相韓之義乃古今通孝又嘗傍孝陵彷徨野
哭人謂君脚已插土中作此迂濶事更生唾其面曰爾
輩雖初出懷抱與天地何所有無

崇禎季年日當食不食錢牧齋謂更生曰主上殷憂用
能挽回天意更生嘆曰誰謂公亦作此言歷法歲久而
差乃不懲寃厯官更轉相誑惑苟事事如此國亡無日
劉孔才胡得爲人口食遂搥胸瀝血一病幾殆

劉邵傳云劉邵字孔才建安中爲計吏詣許太史上
言正旦當日蝕邵時在尙書令荀彧所座者數人或
曰當廢朝或云當邵會邵曰梓慎禘灶古之良史猶

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記曰諸侯旅見天子及門不得
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不爲變故豫廢朝禮
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衍謬誤也咸善其言勅朝會如
舊日亦不蝕

楊爲之不問生產萬厯壬辰幾烟不繼而終同年來弔
者舉朱考亭學者治生爲急之言一老友阮嵩軒者答
曰考亭一生講學惟此語盡人徹髓相傳如老先生可
謂青出於藍爲之獨自外門墻夫復何言同年知其相
謔含怒而去

青浦楊有爲字選卿號爲之嘉靖己酉舉人清修好

學以貧死

鄉評錄

阮嵩軒名守質，泰州籍，其祖作教

華亭子孫遂家焉，華亭縣學生。

松江府志遺事

朱孔暘童時質頗鈍，嘗為塾師所苦，意憤懣不欲竟業。夜夢數黃門引至一處臺閣甚偉，炫燿不能仰視。方徬徨欲走，黃門挽之曰：「詹詹者何足道哉！孔暘寤而不能解，後成祖駐蹕北平，凡宮殿碑額皆出其手，蓋太祖南京一應題署，則詹希源筆也。」

朱孔暘名寅，華亭人，以字行。筆力遒勁，亦善畫。永樂初，求四方能書士，寫制詞。孔暘被選翰林司內制，成祖嘗御左順門，召孔暘書大善殿榜，稱旨，授中書舍

人善書授官自孔暘始

松江府志

沈大理嘗借楊僧寺精舍，書紙盈堆，或不洗沐，口鼻皆有墨色。兄問之曰：「爾意欲何為？」大理徐拱手曰：「豈謂我兄猶不解此？」於是兄弟對談，遂至忘食。

沈自樂，度初戊雲南，其地有日者談命多奇。中公暇日，叩焉。日者驚異曰：「是當貴顯，歷官清要，非凡命也。」公笑謝之，見其所設課命二字不佳，曰：「吾為子易之，可乎？」乃大書二字，揭之肆中。時都督瞿能鎮雲南，過而見之，問知沈公書也，因延致為弟子師。未幾入朝，遂挾與偕，館於南楊學士家。時成祖方崇尚文事，博

求善書者南楊遂以公薦召見試書稱旨授翰林典
籍自是寵遇日隆令凡寫誥勅皆效公字體

松江府志

沈粲字民望八歲通孝經論孟十歲善真草十三父
母俱亡兄謫遠戍獨閉戶讀書疑難走父執問辨之
太宗臨御與兄度同事秘閣授中書舍人時誥勅詔
學士以下班書之獨粲兄弟書上視之加喜焉度書
婉麗粲書飄灑而各臻其妙賜二品金織衣特置象
笏以金鏤其名賜之時度為學士粲為侍讀人咸以
大小學士稱之宣宗即位告歸展墓還朝陞右庶子
再陞大理寺少卿

分省人物考

沈藻字凝清學士度子以父任為中書舍人遷禮部
員外郎亦以書名孫世隆字維昌初名隆宏治十二
年詔禮部訪求故學士度及弟粲子孫張天駿張宏
至以隆薦詔至京試中庸義楷書早朝詩稱旨御筆
改名世隆授中書舍人典內閣制勅文字正德中忤
劉瑾罷歸瑾誅詔復本官

松江府志

神山舊名神鼉伏首引尾山形類於鼉故名山之陽有
道院顏曰神鼉仙館相傳是呂祖書用垂露法篆極古
雅為有力者夜中取去今榜乃臨本崇禎時有邀周公
遠重書者周曰呂祖書雖未獲觀然我輩自不得更書

譬如習見玉媚西施復談及脂粉縱百般旖旎終未能自信

貞靜後人多有文學第五孫裕度字公遠能世其德以行誼見重於時善楷書題署畫學陳白陽晚年頗作山水壽八十一

松江府志

朱鳳山讀書細林山之點易臺一日錢文通來晤問讀書之外何以自遣朱曰既已讀書惟日不足何得更餘事頃飯後在廊下摸腹思尊集有議處欲覓長竿一擊公頭耳文通忻然了不為異

陸三山以鱸魚饋當道當道怒云陸三山但知出入世

說便欲置人邱壑轉思曰李於鱗不飲芥茶為南人所笑吾將此遍分僚屬既見風趣且能分禍三山聞之大悔恨謂客曰何物張季鷹使人轉喉觸諱此後凡遇鱸魚悉投七里瀧下與嚴陵一片石周旋使帶烏紗帽者眼耳鼻舌間都無是處

松江鱸魚長橋南所出者四腮天生膾材也味美潔切下終日色不變橋北近崑山江流入海所出者三腮味帶鹹肉少慢

說苑

孫雪居舟經演武場舟子戲曰布銀滿此中可供詩酒用未雪居攢眉曰審爾則用度時當以步弓量與之更

不堪支少時耳。

雪居名克宏字執夫以文簡公蔭授應天治中擢漢陽守

陸封翁志梅善飲無匹聞賤工某自歎生平難覓一醉公呼至先設佳酒二罈各斟大碗須臾而盡又傾二罈存亦無幾工請少佐醃菜翁曰若借鹹味引酒胆氣怯矣將不勝此乎工勉盡之而二罈復陳於前則工已大醉翁洒然曰使吾作太常不知時論云何

范牧之率意徑行見人輒障面務走避為快相識曰何乃爾曰不獨我憎人人亦將憎我范牧之得憎者多則

知希我貴便少存古人面目。如若輩輕來相暱定由我學識就衰青蠅愛集腐餐皆由自取。

范生收之名允謙伯父太僕父光祿為文正忠宣公後收之以隆慶庚午舉於鄉生而頎廣額頤頰而下小削目瞳清瑩骨爽氣俊華亭世家子出必錦衣狐裘簪玉薰沐收之見之往往內愧肉動輒障面去

宋秋

范叔子一日突烟不舉客從叔子求奕叔子奕如常內呼曰若第飽奕矣釜中塵任之抑洗以待炊乎叔子笑曰餓死事小客聞而謝去叔子挽之曰那得因兒女子

遂敗人意固留終局。

墓志叔子姓范氏名廷啓字叔子別號養菴一名濂世居華亭漕涇里意嘗不可一世見伯子廷言先舉萬曆己卯鄉試叔子曰兄既成名余可徜徉自恣矣上書督學使者請削博士弟子籍服山人服入柰山平原村隱焉

陳滬海撰

范更生美姿容善談笑知汝上縣以嚴察爲治改知秀水案牘之間不廢文翰久之再調光化便意不自得或兼旬不治事扁舟往來江漢間以釣筒詩卷自娛遠近稱爲仙吏

范文若字更生初名景文萬曆己未進士與常熟許士柔孫朝肅華亭馮明玠崑山王煥如五人爲拂水山房社以奇文唱一時屢任劇縣遷南兵部主事左遷南大理評事以憂去官卒

上海縣志

田道子高材生也年十七學使者按部而道子沉醉竟日不能起人咎之曰奈何失期爲翹生所誤田謝曰阮嗣宗王無功皆因酒覓官吾得酒矣何用赴試此間固不有劉伯倫乎連呼好酒衆笑而去

田有相字道子舞象補博士弟子員性嗜酒父愛而莫之禁也以大醉失試期遂棄去隱居藝圃爲樂尤

多橙橘。秋深霜落，朱實垂垂，璀璨奪目。父因號橘庄。親黨每日，君有才子而自棄之。父謝曰：吾意在得子，則萬事足。富貴係渠命，中有無何與我事。然以江陵千樹橘，當上苑十里杏花，顧不愉快乎。鄉評錄

崇禎時，天下騷動。劉文阿謂安攘者先顧形勢。今國家兩都並峙，南之徐州，境連山左，其俗驍悍，可備鳴吠。第須府庫儲胥，與共饑飽。北之臨清，因南北之咽喉，宜推選重臣，能以國事為家事者，訓兵屯田，則兩都成率然之勢。獻日在袴中肆螯，未足供王景畧口齒。同學者詰曰：蹈襲夏正夫數言，居然自命管葛。劉聞之，嘆曰：文阿

不合與爾曹稱筆硯友。使吾得志，招爾曹至。命庖者曰：夕用酸酒肥肉，一一醉飽。每年別給銀百兩，餘其袍服。且謂管葛不如文阿。楚人云：秀才多是鯽魚。斯言頗堪咀嚼。有一健者，怒甚，將殺之。文阿赴水得逃去。章於野，少喜大言，不為諸昆所許。同堂兄弟有舉於鄉者，捷音至，於野昂然詣廳事，曰：吾方以不中為奇。諸君皆成項領，吾不得已，未免見獵心喜。更遲之三年耳。崇禎丙子，果發解南畿，丁丑聯捷。

賈堅灣弓三百餘石，烈祖取一牛置百步外，名堅謂曰：能中乎。對曰：少壯時能令不中，令已年老不能不

中之恪大笑發一矢拂脊再一矢磨腹皆附膚落毛
上下如一恪曰能復中乎堅曰所貴者以不中為奇
中之何難一發中之觀者咸服其妙十六國春秋崇禎丙
子秋試有問乩仙今科解元何人曰日出廣東人皆
不解後發榜乃章曠也

崑山葛靖調挾一客龔姓者至雲間晤夏瑗公瑗公偶
出存古方六歲聞為葛也乃披衣出迎時瑗公時藝半
為他人借刻靖調戲曰尊公近日何以喜為裁剪存古
請故靖調笑曰不然窗稿多為他人作嫁衣裳存古對
曰幸有未去葛龔者得稍遺一二耳靖調絕倒

桓帝時有辟公府掾者倩人作奏記文人不為作因
語曰梁國葛龔者先善為記文自可用遂從人言寫
記文不去龔名姓府公大驚不荅而罷歸故時人語
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邯鄲氏笑林

馮習卿住西倉城外醫學最精然餽之千文則藥必無
驗凡求治者酬以蔬果無不奇中尤工吟咏不輕示人
惟此道不勝於吾者誓不漫為相知客問明朝諸人者
大言曰李長沙粗疎俠客獻吉河朔健兒終無蘊藉何
大復小具姿態荀邢尹在前不堪忸怩王元美如杭州
租物無事不有求欲收藏寥寥落落客曰然則我郡如

何習鄉笑而不答病將草適當修志一人踉蹌叩門直
道榻前曰兄如此高名而不附見志書則弟輩之責請
以所藏舊白定瓶奉之總裁事立諸矣習卿握手曰勿
得勿得志公物也而諸人多以私意參之君細思馮習
卿雜於文苑藝術多無是處或者他日爲蠹魚所飽不
知可當一仙字否卽閉目坐脫

莫廷韓以豪士橫行詞塲金陵院姬楊宇文艷慕之寄
以詩云誰是風流美丈夫聞君意氣擅東吳尙來白下
尋相識未必飛瓊絕代無崑山張和正統三年鄉試作
禁止師巫判有執左道以惑人語分考者謂無據將黜

之侍讀陳公笑謂主考吉水錢公習禮曰不謂右文之
朝乃忘左道之解和由是得捷

徐華亭門下一醫譽其子不置公曰近讀何書對曰唐
宋勿復道要在秦漢前後耳公曰此歷下生語也然不
如君家靈素尤爲質與

李攀龍字於鱗歷城人嘉靖甲辰進士於鱗侯選里
居發憤讀書刺探鉤摘務取人所置不解者撫拾之
以爲資而其矯悍勁驚之材足以濟之詩自天寶以
下文自西京以下誓不汚吾毫素也

列朝詩集

一人曰司馬相如與卓文君偶爾間遂成千古佳話第

相如常有文君不常有。蓋取以自况。旁一老塾師曰。後
來下腐形。正不堪其苦耳。乃譏認史遷爲相如也。袁太
冲在坐。大笑曰。司馬懿父子。正可借此株。及吾終爲君
實。開一面聽者絕倒。

陸子淵曰。文章雖小技。要自天地靈秀之氣。藉吾洩之
筆端。苟不出之胸襟。何名作家。

徐文定公不輕著述。嘗謂文之當物者。必使人油然而
思。若潤於膏澤。入心者。必使人惕然以動。若中於肌骨。
致用者。必使人俯拾仰取。若程材鄧林。而徵寶於春山。
徐文定好經濟之學。及拜詹事。著農政全書。達於乙覽。

上喜曰。向聞翰林以飲酒賦詩。多受書帕爲能事。今何
緣得此人。乃知宋臣呂夷簡輩。固代不乏賢。遂卽大拜。
徐光啓字子先。別號元水。上海人。萬曆丁酉。順天解
元。甲辰成進士。選庶吉士。滿三載。授翰林院檢討。四
十一年癸丑。以春秋分考禮闈。時呂維祺。張宗衡。鹿
善繼。皆爲同房者。所斥。公獨曰。三卷於制藝中。未見
絕羣之姿。喜其真樸。處未散。爲人固自落落。中可倚
仗者。後三人行事。卒如其言。尋遷贊善。擢詹事府少
詹事。會東事急。上以公知兵。兼河南道監察御史。出
練兵。特賜敕如巡撫。監司副帥。悉稟節制。又得自委。

任辟召皆異數也。天啓改元，光啓知內有嫉之者，力以疾辭，乃召還中樞。多與牴牾，御史智鋌因露章劾之。且詆及練兵事，魏忠賢又嗾人追論之，勒罷官。公嘆曰：「此難辦直易事也。」如國事何？即日跨驢出都門，崇禎登極，起爲禮部侍郎，協理詹事府事。同知經筵，二年轉左侍郎，旋加太子賓客。三年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明故事，詹事將入閣，三黨私賀之。公謝曰：「入閣易而任入閣者難，君輩當弔，不當賀也。」四年夏五月上手敕，公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參機務。五年進兼文淵閣大學士，加太子太保。當是時，烏程宜典

先後秉國鈞，公鬱鬱無所建。六年秋九月，以勞瘁卒於位。訃聞，輟朝三日，賻賜有加。贈少保，謚文定。十四年上求其遺書，中子驥入謝，進農書六十卷，詔進贈太保，錄其孫爲中書舍人。命有司刊布其書，公自館選後，謝去一切聲律字畫之學，專求經濟實事，以供撻伐，上亦屬意大用。一旦捐館，天下惜之。西人利瑪竇入朝，公喜其天文、火器，特奏留云：「公卒後，其徒蔓延內地，名曰天主教，歸之者甚衆。天主以誠信立說，頗足矯時流之弊。然余謂三教鼎立，不必又增他途，當各安其俗，享太平之福。後之君子，宜善通公之意。」

南湖舊語

卷三

三

藏板

可也

南湖舊語卷三



